

偏见

Selected Essays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 著

张小鲁 / 译

偏见

Selected Essays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 / 著

张小鲁 /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偏见 /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著; 张小鲁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21-6125-6

I. ①偏… II. ①马… ②张… III. ①散文集-法国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73770号

SELECTED ESSAYS

by MARCEL PROUST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总策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方铁

选题策划: 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绘图: 杨猛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偏见

[法] 马塞尔·普鲁斯特 著 张小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75 字数214,000

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125-6 / I · 4894

定价: 39.00元

目录

一、文坛初步

讽刺与法国精神 3

名副其实的美 9

圣诞故事一则 11

一本驳斥风雅的书 16

不信教的国家 20

东方奇观 23

《恍如梦中》 30

塞庞特街的议会会议——致罗贝尔·德·弗莱尔 32

小说阅读 36

《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 39

星期天的音乐学院 42

夏尔丹与伦勃朗 49

- 钢琴家卡米耶·圣桑 64
巴黎形象：卡米耶·圣桑 68

二、让·桑德伊岁月

- 反对晦涩 73
备受奉承的年轻一代 81
于勒·勒纳尔 83
艺术家剪影 85
阿尔封斯·都德，一件“艺术作品” 89
诀别 94
罗贝尔·德·弗莱尔 96
诗的创作 101
小说家的能力 103
这个星期是…… 105
诗或神秘的法则 110
灵感的衰退 118
波斯人信札及其他：沙龙中的喜剧演员（一） 120
波斯人信札及其他：沙龙中的喜剧演员（二） 125

三、世俗人生

- 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沙龙 133

- 丁香庭院与玫瑰画室 149
埃德蒙·德·波利尼亚克王妃的沙龙 162
德·奥松维尔伯爵夫人的沙龙 171
波托卡伯爵夫人的沙龙 180
美术与国家 188

四、创作年代

- 阅读的日子 197
《眼花缭乱》 207
外祖母 227
居斯塔夫·德·博尔达 233
死路 235
关于一本书：吕西安·都德著《克拉瓦特王子》 239
雷纳尔多·阿恩 244
普鲁斯特关于斯万的解释 249
普鲁斯特披露他的后续小说 253
题赠 261
《柳叶刀王国》前言 265

五、战后

- 《从大卫到德加》序 271

- 论福楼拜的“风格” 296
- 关于雷雅娜 317
- 卢浮宫的法兰西论坛 319
- 关于阅览室 321
- 论风格——致一位朋友 323
-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341
- 一个小问题：假如世界末日来临……您会做什么？ 344

附录：欢乐与时日（节选）

一、文坛初步

讽刺与法国精神^①

根据定义来看，法国精神的本质就是经院刻板、轻佻肤浅、嘲讽辛辣，一部法国讽刺史几乎涵盖了法国精神的全部历史。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种族的天才究竟是什么，在编写教材或发表演讲的人眼里，那是一种轻佻肤浅的观察和妙趣横生的嘲讽天才，我们不妨研究一下，为什么讽刺始终体现了这种冷嘲热讽的天才，至少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这种天才本身去改变其实践和表达方式。如此这般地研究讽刺史的方法并非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说法国精神是讽刺甚至矫情之外的其他东西，那么无论居斯塔夫·拉鲁梅^②先生最近对此怎么说，这种精神必定存在于法国天才之中；如果说这种精神甚至还

① 从这篇文章的手法和学生气十足的笔触中可以看出，普鲁斯特当时仍然处于青少年时期。文中的某些讽喻表明，此文作于一八八八年前后。然而，文章中反对“法国精神”的某种定义的思想来源于普鲁斯特始终不渝的美学观点。——法文版编者原注（以下简称“原注”）

② 居斯塔夫·拉鲁梅（Gustave Larroumet, 1852—1903），身居高位的法国艺术史家、作家。——译者注（除另行说明者外，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会以其他的无数面目出现，那么这种精神定然是其中的面目之一。这种精神甚至在法国天才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赋予它如此重要性的经院式刻板定义之所以变得庸俗，大抵有其真实的一面。更何况这种讽刺精神几乎从一开始便出现在我们的文学之中，至少是出现在摆脱了对拉丁文学的模仿的名副其实的法国文学之中，如今，在精巧颓废以及于勒·勒梅特尔^①所谓的“野蛮矫情”^②的精致空洞的文学中，讽刺精神在小说、诗歌和报刊中仍然十分活跃。法国讽刺精神的这种持久顽强甚至让整部法国讽刺史变得十分冗长。然而，我们不仅能够十分迅速地勾勒出法国讽刺史的大致线条，而且还能概括出法国讽刺史在数个非常古怪的时期的特征。

首先撇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进行研究的当代和中世纪这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先说当代，我们对当代人的过分热衷和熟悉使得我们给予他们比古人更多的篇幅，而他们之中只有少数几位大师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雅克·诺尔曼先生的《坦率的麻雀》^③，甚至迪奥

① 于勒·勒梅特尔 (Jules Lemaitre, 1853—1914)，法国批评家、剧作家。

② 这个词出现在于勒·勒梅特尔一八八八年发表的文章《保尔·魏尔伦与〈象征派〉和〈颓废派〉诗人》一文中。——原注

③ 法国诗人、剧作家雅克·诺尔曼 (Jacques Normand, 1848—1931) 的诗集《坦率的麻雀》发表于一八八七年。迪奥尼·奥尔迪内尔 (Dionys Ordinaire, 1826—1896)，法国记者兼政客。——原注

尼·奥尔迪内尔先生的《白食》，像这样的作品显然无法跻身于《格兰戈尔》^① 简明扼要的概述之中，他也许会在概述中略微提到他们。姑且不说我们与当代人朝夕相处的这种亲密无间会妨碍我们在研究中将无数真正的文学之友摒弃在外，我们在颓废时代煞费苦心地做出艰难的选择。首先，极度娴熟的表达手法是如此的相同，以致我们对诗人产生了幻觉；说实话，高蹈派^② 甚或象征派中最微不足道的诗人吟诵^③ 的十四行都比伟大的高乃依更加美妙。继而是早已存在、经过更新甚至剽窃抄袭的无穷无尽的思想，“训练有素的写作”泛滥成灾，合理的筛选几乎成为不可能。中世纪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事情也许比较容易，即便经过时间修剪的森林仍然茂密杂乱，我们还能采摘鲜花和果实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时期实在太长；更何况从雷尼耶到吉尔贝^④，还要经历相当长的一

① 《格兰戈尔》(1886)，法国诗人、剧作家泰奥多尔·德·邦维尔 (Théodore de Banville, 1823—1891) 的一部喜剧。——原注

② 高蹈派 (Parnasse)，亦译“帕尔帕斯派”，法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一种诗歌文学样式，因诗歌丛刊《当代帕尔纳斯》(Le Parnasse Contemporain) 而得名。“帕尔纳斯”源自希腊神话中缪斯居住的帕尔纳斯山 (Mont Parnasse)。该派诗人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诗歌理论。

③ “为我吟诵这些动听的十四行诗”，(引自杜·贝雷的《捍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原注 (普鲁斯特在这里套用了杜·贝雷的这行诗。)

④ 雷尼耶 (Mathurin Régnier, 1573—1613)，法国讽刺诗人。吉尔贝 (Nicolas Gilbert, 1751—1780)，法国讽刺作家。

段路程才能用沿途的观察来刻画法国讽刺的特征。

中世纪讽刺的非凡之处在于它集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于一身，尤其是作者被置放于这样一种特定的情景之中，其作品并非出自一位显贵、平民或教士之手，而是来自一个游离于社会的特殊人物，一个行吟诗人或一个“傻瓜”。总而言之（至少看上去像是出自我们通常阅读的某些文摘），作为生活在世纪的文人，这个人物为我们的某个批评家提供了许多嬉笑怒骂的题材。然而，这个文人与十七世纪的沙龙“作家”（正如克里萨尔所说的那样^①）以及十九世纪出入贵妇厅堂的那种心思缜密的波德莱尔式文艺权威截然不同。那是一个游子，他并不奉行瓦蒂尔和戈蒂埃^②的那种公正无私。他的兴趣放在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来说，他的诗人之行遍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他就地取材，嘲弄一些乡巴佬为某位老爷逗乐解闷，他好奇地进行观察，偷偷取笑老爷及其全家。某一天，在某个村庄，他会朗读一篇平民嘲弄贵族的全新讽刺小说。就这样，机敏、明晰而又生动的讽刺犹如潺潺溪水，满载着道德观察和精神特征，用滚滚波涛连接所有的地区和河

① “她们向往写作，希望成为作家”，选自莫里哀的《女才子》。——原注

② 瓦蒂尔（Vincent Voiture，1597—1648），法国诗人、书简作家、法兰西院士。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文学批评家。

流而不是将它们分开，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讽刺风行法国，逐渐扩展，从一开始的涓涓细流（那是伦理格言，动物寓言和说教^①的时代），经过不断充实扩张，汇合奥比涅^②和雷尼耶，冲垮了所有礼仪和羞怯的障碍。讽刺既是训斥又寓意深刻，它冲击所有的邪恶，淹没任何流弊。

十七世纪，曾经有人试图阻挡这条汹涌的河流，清洗这些充塞着沉重的卵石和黄沙的激流。这条夹在两堵石墙中间日渐缩小的庄严河流悠然地引领着宁静的水流漫步前行。然而，故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孩子不懂得应该如何诚惶诚恐地留住它的嬉闹和欢笑。它的生性就是不尊重一切，嘲笑一切。十七世纪，它用唱诗班的戏谑和教堂圣器室的闹剧对约定俗成和繁文缛节施行报复。十八世纪强加给它的沉默让它变得更加犀利。留给它施展一技之长的狭小地盘遭到了劫掠和焚烧。吉尔贝只能谈论作者，他对这些作者虐待施暴而不是冷嘲热讽。不久，整个社会都失去了它那警钟般的朗朗笑声，讽刺无法容忍这样的沉寂，它要挺身而出大声抱怨。于是便出现了舍尼埃^③的《讽刺诗》。从此以后，它重新鞭挞社会和政府，不再囿于僵死的文学之中。真正的法国讽刺获得

① “说教”一词在中世纪泛指一种带有伦理寓意的故事。——原注

② 奥比涅（Agrippa d'Aubigné, 1552—1630），法国诗人。

③ 舍尼埃（André Chenier, 1762—1794），法国诗人。

了新生：从雷尼耶以来的长期昏睡中幡然苏醒，四处放射“辛辣的”利箭。然而，对于讽刺来说，阅读诗歌是远远不够的。在它备受奴役的两个世纪之中，它有时把自己的异想天开引进戏剧和小说。讽刺可以在这些领域独领风骚。博马舍^①只是开创了半上流社会所谓的实用戏剧。伏尔泰的小说只是最早的讽刺小说。讽刺幽默的短文杂文占据了各种报纸的每日专栏，只不过古老讽刺的回报是新版的钞票。最后，在一八〇〇—一八五〇年这段美好的时代，讽刺又拿起皮鞭武装自己。

如今，尤其在勒南^②主义入侵这个社会之后，一个无比敏锐的批评家用甜腻和琐碎来形容讽刺，过分的冷漠让我们无法专注于摧毁流弊或谴责邪恶。我们只能用滑稽振聋发聩。古老的法兰西首当其冲的娱乐形式仍然是通俗喜剧、《巴黎生活》和革命传单。通常这并不妨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先生们将法兰西精神定义为“一种辛辣、精妙和嘲讽的精神”，这种精神“轻盈犹如一杯香槟酒泛起的泡沫”这句话，萨尔塞^③先生每个月都会说上一遍。

① 博马舍 (Caron de 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国著名喜剧作家。代表作为费加罗三部曲。

② 勒南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研究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专家、哲学家、作家。他以有关早期基督教及其政治理论的历史著作而著名。

③ 萨尔塞 (Francisque Sarcey, 1827—1899)，法国记者、戏剧评论家。

名副其实的美^①

有的人喜欢陶醉在吸引他们的书本之中，就像他们对待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有的人则在极端真诚的煎熬下试着体验其中的深度和依据，他们为此感到扫兴。他们不断地扪心自问：这本书是否给我带来了真正的精神欢悦，抑或那只是我对时尚的爱好的模仿的本能把诸多元素融入了一代人的趣味，或许那只是出于另一种令人鄙视的偏爱？于是，他们从一本书摇摆到另一本书，无情的忧虑之风刮得他们东倒西歪。他们拿不定主意，更谈不上品尝一种纯洁的幸福。然而，有一天，他们似乎遇到了终极的码头，一个宁静的避风港，在那里，他们到处都可以找到美的凝固不动的镜子。福楼拜或勒孔特·德·利尔^②将他们引领到这个宁静的国度，向他们呈现如此明显的美，美的源泉一目了然，这次出现的名副其实的美让他们坚信不疑，为此，他们久久地沉浸在喜

① 这篇文章发表在《宴会》杂志上，据推测，普鲁斯特撰写这篇文章时大约二十岁左右。——原注

② 勒孔特·德·利尔（Leconte de Lisle, 1818—1894），法国高蹈派诗人。

悦之中。继而，他们又对无疑是来自名副其实的美的苍白回忆产生了疑虑，而这种美也许早在他们的灵魂形成肉身之前就已经备受关注：名副其实的美不应该如此外向，我们必须透过无数幽影，把它当作灵魂来揣摩和爱慕，而不应该如此直接、如此完善地对它进行具体的把握，这样做实际上相当于拙劣的模仿。也是这一次，忧虑的狂风的无情翅膀触动了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个（再也）无法满足他们美妙的宁静梦想的码头，重新开始他们的旅行：他们摸索着前行，痛苦地寻找美，把书本当作鲜花、美好时光和女人来欣赏的那些人对他们冷嘲热讽，把这些忧心忡忡的流浪者叫做疯子、受迫害者。其实，令人煎熬的忧虑有如谵妄，迫害就像妖言惑众的骗子和投毒犯那样，让所有的艺术家逃离这些也许唯独上天才能赐予、只有人间的天真单纯才能给予我们的饥渴灵魂。